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贈荅四

贈王太常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琰源載圓折 善曰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

者有珠也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 善曰老子曰大

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翰曰水之蓄珠常有音聲雖然祕密光

明亦通於上喻君也聆龍矇九淵泉善作聞鳳窺

丹穴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說文曰矇察也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良曰

九重之淵龍所居也丹穴歷聽豈多士善作唯

然觀時善作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五臣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註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

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厠朝列爾雅曰列業也銑曰觀見敷布

烈美也言歷聽豈有多士然獨見僧達可為時哲矣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也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善曰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彌

衡顛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向曰懋盛被加

耆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國之美芳風可以加鄉老善曰周

之化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音翳履道坦坦

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齊曰側不敢正謙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

我同僧達幽居於邑外林間時晏開器迴長

者轍善曰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註云問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

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翰曰林間里門晏晚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祖生入

窮節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註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

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良曰

既往之也靜思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豫往誠

歡歇悲來非樂闕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

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

玄禮記註曰闕終也銑曰豫逸歇息也逸樂

之往信歡之息也凡奏樂而喜樂屬美謝繁翰

闕而悲言今悲來自傷不因樂闕屬美謝繁翰

遙懷具短札祖黠切善曰屬猶綴也謝猶慙

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

事然遠寫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五言善曰集

敬宗 濟曰顏延年從兄 顏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善曰淮南子曰南方

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

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

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闕息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翰曰言正炎熱

時塵氛煩鬱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善曰賈

至晚乃息也註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側聽風薄木遙

夜良曰闕偶猶無對也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善曰法言

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

曰雪紛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

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

曰蟋蟀埃秋吟銑曰睇視也言聞風聲迫林

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歲候初過半荃蕙豈

蚤也先秋謂秋前聞也

久芬

善曰楚辭曰時豐豐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則知時

候過半荃蕙香草也豈能久芬者亦自傷也

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

殷

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鵲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

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濟曰屏退也

類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退居痛九逝非空思物之變化思慕朋類而情殷憂也

七襄無成文

善曰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遼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改彼織女終

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翰曰言我魂一夕九往豈空自悲思所思者君

也但恨七反而不成文章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

善曰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

踐祚遷都官尚書良曰延年時為太子舍人故有此贈答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

日之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

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半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

曰天工人其代之銑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眾星之環北極設險謂禁衛也祗猶敬也

工官也言守衛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善曰敬天子官也

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向曰兩闈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禁省故云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跋予旅東

館徒歌屬南埔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賈逵國語註曰旅客也爾雅

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註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埔

濟曰跋舉踵也

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也言思鄉空為歌謠埔牆也

寢興鬱無已起觀

辰漢中

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註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

曰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

翰曰鬱思

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

流雲藹青闕皓月

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

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毛詩

曰搔首踟躕夏侯冲荅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

遙思漏窮言曉也良曰流雲行雲也藹暗也闕門樓也踟躕不安貌清防謂屏風也徙倚徘徊

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至曉不寐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

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善曰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賈逵國語註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爻爻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

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銑曰君子謂鄭

也芳訊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倣學彼

高松貞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善曰知汝之堅之節

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

諸求善價而沽諸向曰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善曰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

嘉賦益腆爾雅曰賦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為絲桐之間哉齊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為琴瑟播之樂章

### 和謝監靈運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秘書監也翰曰監祕

書監也和前靈運贈顏范二中書也

###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為始安大守元嘉三年徵為

中書侍郎

###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

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註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少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步追之常恐先迷失

### 其正道也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

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以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註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註曰山處曰棲銳曰寡於立身不能擇方正之道以佐時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

### 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

善曰陸機答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

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曰士茁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徙太子中舍人轉太子中庶子上臺謂文帝也東宮謂太子也又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向曰伊惟遘遇秉執也兩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雖慙丹腹施未謂玄素睽音奎善曰丹腹喻君恩也玄素喻

別也盧謀答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周  
易曰睽者乖也尚書曰惟其塗丹賸濟曰丹  
賸喻榮祿也睽別也言雖蒙榮祿徒遭良時  
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

彼王道奄昏霾音埋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

頡篇曰詖諂佞也方言曰奄遽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霾翰曰良時明時也詖

傾奄久霾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日傾覆而王道久已昏暗謂少帝之日人神幽明

絕朋好雲雨乖善曰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

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良曰謂謝晦等作亂絕其祭祀朋好各出如雲雨乖離

也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善曰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

文楚辭曰牽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

舜葬蒼梧之野銑曰弔問也屈屈原忠而被逐自投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洲渚之

間也謁帝帝舜蒼梧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萋音啼善曰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款秋

冬之緒風又曰畦留萋與揭車王逸曰留萋香草也向曰緒風相續不斷之

風留萋香草緒結以贈遠人跂企予間衡嶠

曷月瞻秦稽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

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

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濟曰跋舉踵也嶠山頂也言我間隔此

山謂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稽山也言何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皇

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善曰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



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

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翰曰

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霈之澤振起也起沈泥謂誅謝而徵已也惜無雀善

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為屬鄭玄禮記註曰充足也子喻切良曰惜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剪棘開

舊畦善曰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

玄舍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修庭樹蓬藜鄭玄周

禮註曰茨闔苦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

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孟子曰病于夏畦

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藜草

也茨茅葺修也言采茅修昔時之屋翦伐荒棘

理其舊田五物謝時旻年往志不偕善曰言

十畝曰畦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註曰謝去

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俱也

俱亦齊同之意也向曰萬物退落親仁敷情

歲時旻晚年已往矣而志不能俱遂親仁敷情

昵興玩善作究辭悽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

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

曰興悅也玩愛也濟曰敷布究盡也言靈運

翰曰

善

曰

淮

開

人

處

周

子

畦

草

棘

言

日

去

謝

俱

也

言

文選三卷

七

七

七

七

盡言韓詩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其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有也

### 荅顏延年

五言

#### 王僧達

善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

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向

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在人上也華陽益州縣名仲連魯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西畔

#### 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善曰言璋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

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濟曰珪璋玉也喻長卿文府謂文章為府

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君子聳高駕塵軌實

為林善曰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

君子之林也銑曰君子喻延年言崇情符遠高駕之軌與清塵可並二賢為林

迹清氣溢素襟善曰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

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高情同往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本心

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沉寒榮共偃曝五臣作暴春

醞時獻斟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註

曰浮沉猶盛衰也相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

林賦註曰祭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良曰結游謂結交游略謂簡

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者亦去浮薄取沉深祭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炙背

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善曰

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歲序之暄暖東岑東山也麥隴

五臣作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

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向曰秀謂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

春鳥聲也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善曰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

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

息濟曰言歡樂乘此暇日之美幽衷何用慰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

翰墨久誼吟

善曰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慰但歌

吟君之文章樓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善曰鳳以安我心也樓鳳難為條淑貺非梧桐

不棲故曰難為也良曰言君文章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為待鳳之條淑善貺賜也言不堪當

所賜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善曰左氏詩也作詠周旋匣以代兼金傳太史克

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魏兼金一百而不受也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

旋藏之於匣以當好金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五言

謝玄暉

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也呂僧珍齊王法曹也

先有贈故答之

結構何迢遞

曠望極高深

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

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

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也言遠盡見高深也

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

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石崇

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翰曰言所居高窓中平對

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非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爲樂也

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

善曰毛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

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懷不可

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我也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善曰

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

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銑曰瑤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

我玉音玉若遺金門步見就玉

五臣作此山岑

善曰音謂詩也音謂詩也

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

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閭闔步玉岑向曰金門謂金馬門也言若能遺金門

步當見就我此山中也

善曰集曰沈尚

謝玄暉

七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善曰漢書曰季布為

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曰拜及黜為淮陽太守黜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

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翰曰

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為我卧理之

在茲謂在淮陽也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

陰盛農節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疑此永幽棲胡安

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箋苙緇撮毛苙曰箋所以御雨

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理况此山曲與幽棲何

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箋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東臯也菑耕田也高閣

常書掩荒階少諍辭珍簾清夏室輕扇動涼颼

楚嘉魴聊可薦綠蟻善作方獨持善曰殷仲堪

緇閑庭晏然楚辭曰溢颼風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畧也釋名曰酒有汎

齊浮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銑曰諍訟也簾竹席也颼風也魴魚名綠蟻酒

也言郡內無事但獨為飲宴而已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善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向良辰

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良

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疑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

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斤尊者故言佳也

濟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坐嘯徒可積為

邦歲已暮

善曰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暉時人為之語曰南陽

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暉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曰後漢成瑨為南陽太守為邦謂為郡守也言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

年而無德化及人也 絃歌終莫取撫机五臣作枕

令自嗤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無所取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

鑿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

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勳密以啓聞世

祖勅朓可還都朓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銑曰朓為隨王文學帝徵朓還

都道中為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王記室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

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 徒念關山近終

知返路長善曰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

曰反路 秋河曙耿耿冥渚夜蒼蒼善曰秋河天漢也耿耿明淨也

也毛詩曰兼葭蒼蒼濟曰引領善作 見京室

宮雉正相望善曰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京室密清周禮

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翰曰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  
言與已**金波麗鳩**支**鵲玉繩低建章**善曰漢書  
正相望也

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  
曰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苞曰玉  
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栢梁災於是作建  
章宮也

麗猶明也建章宮名**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低謂星下於宮也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  
王定鼎于郊鄜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  
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荆州圖曰  
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昭丘也

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昭丘也  
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昭王家言**馳暉不可接**  
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荆州也  
**何況隔兩鄉**善曰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  
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

曰鄉所也向曰旦至暮日光馳**風雲**五臣有  
度尚不可保交接何況隔兩鄉也

**鳥路江漢限無梁**善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  
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

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常恐**齊曰風煙之中  
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闕無橋梁也

**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善曰毛萇詩傳曰古者鷹  
隼擊然後爵羅設潘岳河

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  
之以嚴霜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  
也委謂零落也言此恐**寄言爵羅者寥廓已**  
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高翔**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鷓鴣之翔乎寥廓之  
空也

良曰爵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  
也高翔言遠去也此喻讒人將害於已

**酬王晉安**五言善曰集曰王晉安德元  
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

置即今之泉州也 銑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 酬者言先贈詩今有荅也

###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善曰爾雅曰梢梢擢也 郭璞曰謂木無枝

柯梢擢長而殺也 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 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向曰梢

梢樹枝勁彊無葉 南中榮橘抽寧知鴻鴈飛 善

之貌言厚露晚乾 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檇碧樹而冬

生檇則抽字也 鴻鴈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 故曰寧知也 濟曰言晉安知有橘 拂霧朝青

抽而不知有鴻鴈蓋荅所贈詩意也 閣日盱坐彤闈 善曰左氏傳趙鞅曰日盱矣說

早也 青閣朝堂也 彤闈宮門謂尚書處也 悵望一塗 五臣作途 阻參差百

慮依 善曰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子曰一

我良曰悵望恨也 言但恨此一道阻 春草秋

隔之事而參差因漸百慮來相依也 更綠公子未西歸 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

子尚未西歸 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 春草生兮

萋萋 古詩曰秋草萋已綠 毛詩曰誰能西歸 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 公子謂元也 言歲

時已改君猶未歸 晉安在國東則西可知也 誰

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

衣化為緇 緇向曰贈詩蓋有相與幽棲之志 故

言久滯京洛使緇黑之塵染污素衣也 言此喻 讒人將污已 之貞潔也

### 奉荅內兄希叔

五言 善曰顧氏家譜曰 希叔字希叔 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

少傳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勸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遷太子太傅功曹掾 濟曰此詩為內兄顧盼先贈詩 故有此答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

善曰帝子謂竟陵王孫也王孫謂太傅王

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 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躡步也履衣冠 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 善曰之履奉侍也 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

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 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

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會 出入平津邸一叨預此中之職誠為點污也

**見孟嘗尊**

善曰孟嘗喻太傅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銑曰公孫弘封平津侯開東閣待士邸國舍也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已事太子亦得

出入邸舍為公 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温

其一善曰

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涼温喻貴賤也 向曰歸來謂歸其私家翳謂桑

柘也涼温冷熱也言 朝去官暮則冷也

**殂落固云是寂蔑**

五臣終

始作如其祖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蔑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杜門清三徑坐檻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杜門清三徑坐檻

臨曲池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

坐堂伏檻臨曲池翰曰杜塞清淨也蔣詡門

有三徑檻欄楯也言感此涼溫之事塞門絕交

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沆

漣漪其二善曰蜀都賦曰鴻儔鵠侶古樂府

水清且漣漪濟曰鳧鵠水鳥名荷芰水草名

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蓮葉貌風吹水

成文曰漣及爾謂與顧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

臣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

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

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而植禮遇殊特

顒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

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王門所

良曰謂顒為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

以貴自古多俊民五臣作人善曰鄒陽上書

尚書曰峻民用康峻與俊同良離宮收杞梓

曰王門謂邵陵王門也俊賢俊也

華屋富五臣作當徐陳善曰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

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

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填簫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官

賢才也徐徐幹陳琳

並以才華為友善也

平旦五臣作明上林苑日入

伊水濱善曰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

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

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遊伊維之間 翰曰言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

晨夕侍遊不常其所 絕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

詩賦歌亦詩之通稱妙絕者謂過人也 相如

一特之譽長卿首尾温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 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

樓君卿之脣舌 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谷 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

侯賓客對我兄貯則慙恧 轍善曰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棗臺彦谷杜 育詩曰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

曰臣賴君之賜驚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向曰 駿良馬也 馬思遇長阪以騁其足柴車弱車

也畏懼也危轍險路也 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

別 善曰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 常為竹林之讌石崇河陽有別業 平原十日飲中散

業言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 千里遊 善曰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

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 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

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 見昭王于寶晉紀曰初吕安友嵇康相思則 勃

命駕千里從之 翰曰中散大夫嵇康官也 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

善曰言已之事竟陵猶 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所也國語曰底著淫 滯賈逵曰淫乂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

膠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 良曰勃海郡 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兄貯

文選二十六卷

文選二十六卷

文選二十六卷

事邵陵王彼為淫滯之樂而屏居南山下臨此  
此美酒無人相與獻酬也

**歲方秋**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  
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

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  
銑曰屏居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

也**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善曰言無  
輕舟以相從也賈

逵國語註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諶詩曰時哉  
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孤鴛鴦哀

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良曰惜  
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曰將暮矣無輕舟以濟喻

已之老不遇濟時之材言此以傷時也

**贈張徐州謾**五言

范彥龍濟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  
齊為竟陵王子良文學至梁為

散騎侍郎張謾為徐州刺史臨  
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採**五臣**去薄**博**暮方來歸**善曰漢書楊  
作采

苦張景陽雜詩曰投耒脩岸垂時聞樵採音楚  
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

鎬杜預左氏傳註曰來者自外還聞稚子說有  
之文也翰曰樵采謂采樵也

**客款柴扉**善曰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  
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

即荆扉也鄭玄禮記註曰葦門荆竹織門也  
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謾也扉門也

**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善曰吳都賦曰儼從奕  
奕廣雅曰儼導也史記曰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  
趙使欲夸楚為瑋瑋簪刀劔並以珠飾之請春

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銑曰儼從謂隨謾行者玳瑁也裘衣裘也珠

玳言裝飾之盛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善曰衣輕馬肥也

翟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

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

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

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

也向曰墟居落籬也傳驛馬也謂軒蓋瑞節所居生輝也疑是徐方牧既

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

賤何獨顧衡闈善曰阮瑀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

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莊

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

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闈

衡門也或以衡闈為絃韋非也濟曰以小子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言心思

舊之道於今已微凡人之心棄於卑賤而君

獨眷我於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衡門之下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

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

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註曰

揮散也翰曰言我恨不得懷情徒草草五臣作怪

怪音 淚下空霏霏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

日雨雪霏霏良曰怪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

飛善曰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

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荆

州為北徐州也銑曰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在西北故云

古意贈王中書

五言

善曰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向曰古意謂

象古詩之意也此贈中書監王融也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臺池

善曰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

雲為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

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

曰青瑣門名雲為通直郎不敢誰云相去遠脉

正言故云攝中書監曰鳳凰池脉五臣作阻光儀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翰曰脉脉不見貌阻隔光景容儀

靈異沂水富英奇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

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臯虞後徙于臨沂

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俊

逸翮陵北海

搏飛出南皮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

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註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司

馬虎曰搏園也園飛而上若扶搖也銑曰言逸翮搏飛陵出於徐幹吳質者謂王氏多才子也

遭逢聖明後來棲桐樹枝

善曰孔安國作栖桐樹枝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人皆逢聖君而後出桐樹鳳所栖也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

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  
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曰莫莫盛貌離離下垂  
貌喻明君厚祿養賢  
可棲五臣作栖復可食此外

亦何為善曰古詩曰賤妾亦何為翰曰桐樹  
也何為言何所  
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善曰

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  
貲財也良曰鷦鷯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  
少而易有餘  
貲以此喻已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  
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五言善曰顧野  
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  
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彥昇銑曰昉為新安太守郭  
時為桐廬令故何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善曰漢書曰會稽郡  
傳曰蓄積也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  
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君也  
涿令

行春返冠蓋溢川坻音池善曰范曄後漢書  
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  
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  
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註曰坻岸也坻或  
為湄濟曰滕撫為涿令風政修明也行視返  
還也言時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  
田而還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也

來萃悲歡不自持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會則歡應事而感  
不能自執持也

滄江路窮此湍嶮五臣作險方自

滄江路窮此湍嶮五臣作險方自

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後悲

良曰湍險自此而多疊嶂重山也

深易為音響更增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善曰

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 銑曰言我為客之心幸而暫止者為遇心期也心期謂時也

親

好自斯絕孤游從此辭

善曰謝靈運詩曰孤游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

從此辭 向曰親好亦謂時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善曰哀傷贈答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翰曰旅舍也言

行客多憂故作詩自慰次於贈答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

善曰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

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

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已微細也弱冠謂二十時忝辱被辟為

太尉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

善曰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

詩曰晃晃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

太尉府 翰曰疚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為上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再謂揚駿賈充俱辟

為猥荷公叔舉連

五臣作違陪廁王寮 善曰言以凡猥之才而荷

薦舉也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閭封魯公為司空轉太尉岳弱冠太尉舉為秀才領宰二邑

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許慎淮南子註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 良曰廁列也魯公叔文子



椽而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

**山擁耒耨時苗**善曰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

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註曰耨耨耨也

山理農**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桑業也

**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頃臯言不足歎也

銑曰纖細隕落趾根也飛莖直生枝也喬高也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巖而落於

根言高卑升降無常在一朝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善曰

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逢譬如野田蓬幹活流隨時通泰恨我道之獨消

**風飄**善曰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

漢書註曰幹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善曰皆自謂所似耳

善曰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

河陽令**登城眷南顧**善曰

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縑也

謂和而不猛**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岩峩**善曰浩

濟蕩音西郭綠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

銑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修芒芒山也岩峩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遠**善曰毛詩誰謂宋也

其人甚遠 向曰京洛陽也通近也言誰謂邑  
去京室雖近而身不得往實遠也

宰輕令名患不劭 平協韻 善曰左氏傳子產  
美也 向曰恐不能 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

劭繼先賢之令名 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  
平聲 善曰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生年  
不滿百 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 頽

五臣如槁 石火警 若截道 善曰爾雅  
作欬 如槁 五臣 石火警 若截道 善曰爾雅

毛詩曰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毛詩曰考亦擊也  
槁與考古字通 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

說文曰瞥見也 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 古詩曰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鷗塵 良曰敲擊也 瞥暫

見也 言擊石之火截道之風暫 齊都無遺聲 桐  
見即滅人之在世亦猶是也

鄉有餘誼 善曰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正  
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為之起

冢立祠也 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 朱邑為桐鄉嗇夫吏

人愛而歌焉 福謙在純約 害盈由矜驕 善曰周  
是有餘誼 福謙在純約 害盈由矜驕 善曰周

神害盈而福謙 左氏傳晉成鱗曰在約思純 孔  
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 向曰純專也 言天

見約而謙者則福之 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怵  
矜驕而盈者則害之 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怵

音桃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視民  
不怵 君子是則是做 毛萇曰怵偷也 濟曰怵

苟且也 言我雖無良宰之德 視養人庶幾不為苟且也

日夕陰雲起 登城望洪河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  
日濟師洪河 翰曰

洪河黃川 氣冒山嶺 驚湍激巖 阿歸鴈映蘭時  
河也 川氣冒山嶺 驚湍激巖 阿歸鴈映蘭時

五臣作 游魚動圓波 善曰史記曰楚以弱弓微  
繳加歸鴈之上 韓詩曰宛

詩音止 游魚動圓波 繳加歸鴈之上 韓詩曰宛

在水中止薛君曰大渚曰止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曰澍圓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

**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

**室南路在伐柯**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銑曰厲急也菊草名至秋始花故云秋華南路謂京道

**大厦**五臣緬也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

**無覲崇芒鬱嵯峨**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

韋昭國語註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此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

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觀視也言大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名嵯峨山高貌

**揔揔都邑人擾擾俗化訛**善曰楚辭曰紛揔揔今九州王逸曰揔聚也七

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濟曰揔揔擾擾皆衆也言都邑人衆俗化也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善曰淮南子曰木樹根於土地性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水

松栢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

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朱博糾

**舒慢楚風被琅邪**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

緩勅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詔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

節皆如楚趙詔音紹良同善註

**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

**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善曰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位同單父邑愧無

子賤歌善向同註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

也 不如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濟曰豈敢以此

辱負荷之任也

###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翰曰岳自河陽令遷懷令有思京之意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善曰續漢書曰日行

曰仲夏至修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

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良曰南陸日道也日行南道修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

明夏也送末垂謂六月將盡之時也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臣

作犧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

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註曰赫羲盛也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

此時暑盛故稱赫曦赫曦炎盛貌朝想慶雲興夕遲去白日移

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善曰遲猶思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

逵國語註曰揮灑也楚辭曰爨土鬻于中宇向曰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雲起日

移也宇屋也言出中屋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

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善曰靈圃猶靈圃也東征賦曰導通

衢之大道椅梓屬濟曰颺風圃園也華瓜殊果諸果實也衢道也列行列也椅桐類也瓜殊

蔓長苞薑芋紛廣畦

善曰韓詩曰縣縣瓜瓞薛君疏小瓜也毛萇詩傳曰

苞本也劉熙孟子註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翰曰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

草之下薑芋之屬紛 稻栽肅仔仔 五臣作黍苗

何離離 善曰禮記曰故栽者培之九莿草謂之

離彼稷之苗良曰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

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

于斯 善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官解故註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

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銑曰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則河

陽懷縣也政化績功也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 器非廊廟姿屢出

固其宜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

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向曰廊廟廟堂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 徒懷越

鳥志眷戀想南枝 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

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室也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 去善曰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

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 寵辱易不驚戀

本難為思 去聲善曰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

也為下得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

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忌其本翰曰寵辱之事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 我來冰未泮時

暑忽隆熾

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

於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

所登城望郊甸游

目歷朝寺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

史所止皆曰寺也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也

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善曰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

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向曰小國謂懷縣也寂閑也

白水過庭激

綠槐夾門植

音值善曰鄭玄周禮註曰植根生之屬也

信美非吾

土祗攬懷歸志

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祗攬我心孟子曰浩

然有歸志

濟眷

善作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

曰穎川北近鞏洛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

楚辭曰終免獨離異

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

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良曰簡書刑書也言我願還鄉而畏忌此刑書也

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音伺善曰論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

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銑曰祗敬恪勤也言我敬奉

社稷勤居所處職司

迎大駕

五言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

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  
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向曰尼時預  
焉故有此詩

南山鬱岑崱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繁被

廣隰善曰爾雅曰繁皤蒿也朝日順濟曰岑崱峻貌迅疾被滿也下濕曰隰

長塗夕暮無所集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行曰暮無所宿栖

翰曰順從集止也晝日從長道而歸雲乘幘偃行至夜無所居止此謂時之亂也

浮淒風尋帷入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翹遊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

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帷蓋即同也良曰幘車網也淒風悲風也帷車幔

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嶠函

方嶮澁善曰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栢公問於史伯

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註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代曰秦東有嶠函

之固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世狐狸亂未平嶠谷函關之路尚嶮澁未通也

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善曰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

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也翔鳳嬰籠檻騏

驥見維繫善曰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

鵠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繫之維之齊曰籠檻維繫言被拘繫不得施其用也俎豆

昔常聞軍旅素未習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

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註曰素猶故也翰曰俎豆禮事也素本也言

我禮儀之事昔則聞也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

軍旅之事本未聞習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

戰日載戰干戈良日託言深識之士而實君

自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

戰歟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

### 陸士衡

赴洛詩二首五言善曰集云此篇赴太

此同云赴洛誤也銑曰後篇

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世而行此周而反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

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向

曰高符瑞命也烈猛也言望於世俗富靖端肅

貴則無瑞命營道藝之術又無猛心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五臣心善曰莊子原憲

謂子貢曰夫希

有命假楫五臣越江潭音尋協韻善曰國語

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

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濟曰靖清

端正肅敬也有命君命也假借親友贈予邁揮

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渡也

淚廣川陰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

之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撫膺解攜

岸也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

手永歎結遺音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

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良曰膺

曾也撫膺解手而離別也言別後長歎鬱結思

其所遺之無迹有所匿寂漠五臣聲必沉善曰

音信也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

寂寞而其聲必沉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



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沉皆不見

之貌肆目眇不作弗及緬然若雙潛誘淮南子註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韋昭國語註曰緬猶邈也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

思緬然若雙潛也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善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濟曰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

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吳臺臺孤獸騁嚶嚶思鳥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

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翰曰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魯豐歌行貌嚶嚶鳥聲感物

戀堂室離思一何深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

深良曰堂謂母室謂妻佇立愴我歎寤寐涕盈衿惜

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浩然有歸志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為仕

此心也

羈旅遠游宦託身承華側善曰謂為太子洗馬也左傳陳敬仲曰羈

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

華門向曰承撫劍導銅輦振纓盡祗肅善曰華東宮門名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祗肅舊禮銅或為彤濟曰撫

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歲月一何易寒暑忽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善曰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

暑 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慷慨遺

安愈五臣作念永歎廢餐食五臣作寢食 善曰東

詩曰假寐永嘆列子曰祀國有人憂天崩廢寢

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 良曰遺猶復

也安何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五臣作剋 善曰國語楚

歸曰歸歲亦暮止 銑曰誘進尅遂也憂苦

欲何為纏絲曾與臆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恩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曾臆之間仰瞻

陵霄鳥羨爾歸飛翼善曰高誘淮南子註曰羨

願也毛詩曰弁彼鸞斯歸

飛提提齊曰霄空也言瞻望

陸士衡

赴洛道中作二首五言 翰曰此詩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善曰家語孔子曰善

御者正身以揔轡蔡

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嘆辭

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 良曰揔攬也

嗚咽悲哀也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善曰江

密猶近也導北渚遺思結南津善曰詩曰假寐永歎秦嘉

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隼繩說文永歎

日嬰繞也 銑曰世網謂官事嬰纏也向曰遵循也北渚向

北之渚南津別處也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

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

文選卷之六

三十三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善曰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

無人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濟曰曠空也紛紆餘屈曲貌草木叢生曰薄杳

遠也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

原野之色流孤獸更我前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

樂錄曰鷄鳴高樹巔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絲

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羣獸也更經也

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善曰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

高縱詩曰佇立以泣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煢煢

顧影為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良曰沉深

悽悲也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

平莽

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

荅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秦嘉詩曰

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

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銑曰修長振舉策

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善曰日廓抱影而獨倚

頓轡倚嵩

善曰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山也

清露墜素輝

明月一何朗撫几

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善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

善曰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善曰

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翰曰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善曰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闈東京賦曰昭

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 銑曰

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

舉迹入此門 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 善曰應

為太子洗馬 公幹書曰鶉鷄棲翔鳳之條龜鼉遊升龍之川

識真者所為憤結也 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

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 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

假翼濯足機之謙詞 妍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 翰曰治服美服也

妍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惡之人况服鮮美

益使我 輕劔拂鞶厲 五臣作礪 長纓麗且鮮 善曰禮

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

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

左右皆服長纓也 濟曰鞶大帶礪帶之垂 誰

言輕劔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

謂伏事淺契濶踰三年

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三曰服事鄭

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

通毛詩曰死生契闊 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

子也契闊勤 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 善曰毛

苦也踰越也 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

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 銑曰薄辭

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 夙駕尋清軌遠

臣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 游越梁陳 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

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 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

跡經過於梁陳之國 人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良曰感

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臣

枚臯馬  
卿之屬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五言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宋

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善同濟註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

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

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註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翰曰齡年也言我少年

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琴書自安而已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

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雖被短衣家貧無資常晏然欣然無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憇通衢

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

萇詩傳曰憇息也東征賦曰遵通衢之大道銑曰宛蓄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相會將行

徘徊蓄轡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眇眇孤舟

息於通衢逝遊字

善作絲絲歸思紆

善曰七命曰夸父為之投歸薄又曰縹絲絲之不可紆王逸曰絲絲細微之思難斷絕也 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柱

也杖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踈我行豈

不遇登降五臣千里餘目倦修塗異心念山澤

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

五臣作游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

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

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

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銑曰言我之

行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

適性真相初在衿五臣作襟誰謂形迹五臣作蹟拘聊且憑

化遷終反五臣作及班生廬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

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註曰保真守玄默

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

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

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

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翰曰真

想謂無為之事言此事久在曾襟誰謂形之與

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

遷移終當同班固里止仁所廬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五

善曰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

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

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

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承初已來

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

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

至塗口也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

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

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宜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世五臣作俗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

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註曰凡非

三五

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左  
氏傳趙衰曰卻縠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  
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銑曰閑居靜居  
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所  
好也幽隱之事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五臣荆

善曰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叩  
也 向曰此謂林園也南荆荆州遥遥行貌叩

棧曳親月船善作新臨流別友生善曰楚辭曰

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濟曰叩擊也棧船

傍版親愛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

友注朋友也 宇闊晶晶胡川上平善曰淮南子曰甘暝于大

李顛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  
曰通白曰晶晶明也 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

月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情明貌天宇謂天之  
覆地如屋宇也濶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

淨貌 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

在耦耕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審戚

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  
秋聲也莊子卜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

溺耦而耕 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審戚  
商歌車下以干相公言此非我之事長沮桀溺

耦而耕自逸我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善曰

心依依慕之也 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銑曰投此 養真衡

冠冕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也 茅下庶以善自名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  
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無為之道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為善名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善曰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

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為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

述職期闡暑理棹變金素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

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召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

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闡闡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

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闡暑謂夏未暑氣闡也金西方行其色

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闡暑秋岸澄夕陰火旻團

朝露善曰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為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良曰夕陰晚景也火星為秋候旻秋天也團謂露垂而團辛苦誰為情遊子

值頽暮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為心楚辭曰歲忽其若頽良曰辛苦之情已難堪

而又屬頽暮之時愛似莊念昔父敬曾存故善曰言遊子多悲觸

物增戀愛其似若莊生之念疇昔父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

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

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

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父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向曰莊易越人事楚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  
太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  
故愛敬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善曰此謂懷  
之也

同彼懷土之心持此爾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  
世以忘歸思玄賦願得遠度以自娛濟曰持  
此懷土之心慙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躡善  
謝古人之遠度

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  
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鴈將  
軍將軍為壽於前捍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  
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  
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

捍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  
預曰跋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翰同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去聲善曰言  
善注

弃遺也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爾衡書  
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左氏傳曰驪農惡杜預  
曰惡貌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善曰莊子曰  
醜也

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  
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  
子桑戶孟子友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

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  
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  
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

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  
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  
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况惟予有慕

會音括撮相括切髀步米切良曰遇時雖醜  
亦為時所用謂李牧郤克也支離毀瘁也方道  
也言我形亦復毀瘁也今將依常道有慕養形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善曰左氏傳曰王孫  
滿曰德之休明英達

謂廬陵王也。銑曰：言我生幸空班趙氏璧徒。

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空班，趙氏璧徒。

次也。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

得瑀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

趙瑀，古和字。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

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

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

大也。吾為其無用，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大矣。何不能搥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司馬彪

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培，謂擊破之也。

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

貌。徐仙民：戶郭切。枵，許喬切。培，方部切。向曰：

班列也。子男執璧也。趙氏璧，天下之寶，故此美

言之。魏王貽惠子瓠，大容五碩，為大而無用也。

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

無用於時也。貽，猶遺也。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

路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

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將窮山海迹永絕

出為永嘉太守，始近歸家路。將窮山海迹永絕

賞心悟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年，鄭玄毛詩箋

曰：晤對也。翰曰：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

迹，與賞心之友長絕，不可復得相對而言。

過始寧墅。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

聖遂修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註

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良

曰：此言自永嘉過故墟也。

### 謝靈運

##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

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  
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  
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銑曰束髮謂入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  
之時而懷節操及後為世事違志似如昨二紀

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薺奴結慙貞堅善曰廣雅曰違背也

楊雄解朝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  
踈曠也莊子曰薺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  
薺極貌也向曰言違我宿志如昨日已經二

十四年矣緇黑磷薄也王之為體染之不黑磨  
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白言我隨物遷  
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

便善曰拙謂拙宦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  
宜然韓康伯周易註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

智者動仁者靜剖普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善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  
以竹分而相合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  
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山行窮登頓水涉

盡洄公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洄孔安國  
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公翰曰登頓

謂上下也洄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  
公謂逆順也

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善  
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緜  
四百餘里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洞簫賦曰迴  
江流川而漑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緜不絕貌篠竹箭

也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揮手告鄉曲三載  
曾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

期歸旋

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七無鄉曲

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

當期旋且為樹枌欝無令孤願言善曰左氏傳

歸也巴樹六欝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欝欲自為

富春渚

五言 齊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上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善曰吳郡綠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山江中濤迅邁以避

山難辰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註曰泊止也薄與泊同良曰定山

赤亭皆江中山名緬遠也言遠若雲霧逆流觸之閒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止

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之伯昏分險過呂梁壑

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河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

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

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初之泉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

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潛黃泉渾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且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

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不  
能游也 銑曰溯向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

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言我無伯 游至宜便  
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

平 習兼山貴止託 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  
彌曰重險縣絕故水洊至也

不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  
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良又曰良其止止其所也

向曰洊仍也言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  
經險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

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于祿請始果遠

遊諾 五臣作翻始果遠諾 善曰論語曰子張  
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

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濟曰  
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

能就猶此久露于祿之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  
情翻始遂於遠心矣

落 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敷平斯宿心  
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

曰唯草木之零落 翰曰零落棄捨也宿昔懷  
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懷

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善曰莊子死風謂諄芒  
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

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  
齊萬物雖龍騰蠖屈不為殊觀也

七里瀨 善曰甘肅州記曰桐廬縣有  
善曰甘肅州記曰桐廬縣有

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七  
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奔峭**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  
適意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

曰岸峭者必阨許慎曰阨落也然奔亦落也入  
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向曰

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抱湍  
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

**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

**嘯**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  
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

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濟曰潺

湲水聲沃若茂盛貌**遭物悼遷斥存期**五臣得  
叫嘯衆鳥相命聲也

**要妙**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  
善曰弼曰和光而不汗其體同塵而不渝其

真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  
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言遇時物則

傷貶出存我幽隱之**既秉上皇心**五臣豈屑  
期則為善要妙也

**末代誚**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  
上皇王逸楚辭註曰屑顧也劉向雅琴

賦曰末世瑣才兮智孔寡良曰秉持屑顧誚  
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豈顧末代人所

責讓也**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鈎**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嚴光字子

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鈎巨  
綸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鈎

其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  
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

之自瀨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若魚也銑  
曰瀨灘名世人傳云嚴子陵鈎處任公子有道

者以大鈎巨綸鈎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  
自瀨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

養人故衆足言經此鈎處**誰謂古今殊異代可**  
屬想其人以道濟衆也

同調善曰郭象莊子註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同其隱遁之調

登江中孤嶼五言善曰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雜五臣作新道轉迥尋

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五臣作孤嶼孤嶼媚中川善

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左傳曰奉以周旋不敢失隊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註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趨向媚好也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

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五臣作象崑山姿緬邈區中

緣善曰鄭玄禮記註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註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

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狹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

世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為傳述也想像崑山上靈仙之姿髮髯然有似緣上始信安期術得盡

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髮髯也

養生年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

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向曰安期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

神仙之道得盡養生也

初去郡五言善注與濟同濟曰靈運在永嘉二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謝靈運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

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

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耻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羨會有遺榮賦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是少知耻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

或可優貪競豈

足稱達生

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

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為優未足知達生之理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

善曰禮記孔子曰耻名之浮於行也

曰秉持微小浮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

廬園當

去栖巖卑位代躬耕

善曰稽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傳黔婁先生

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顧已雖自許

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

五臣作象長卿

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

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

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



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勅斷家

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曼容養志自修為

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濟曰尚子平男娶

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萬容養志自修

薄為游宦而已 恭承古人意促 五臣 裝返柴荆

言我皆似類 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

促裝高誘曰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云華

門荆竹織門也 良曰恭敬承奉倣始也柴荆

謂柴門荆扉也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裝束還

於荆扉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善曰牽絲初

柴門 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

初為琅耶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

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

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

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銑曰

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

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 負心二

帝年號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平 十載於今廢將迎

迎爾雅曰將送也 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

將不迎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我負

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

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

理棹端還期導渚鷺修

坳逆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

秋月明憇石挹飛泉攀林蹇 居落英戰勝臞 貝

者肥止監 五臣 流歸停 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

機赴洛詩曰末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坳毛

勝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如嚶也韓子子夏

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

出見富貴又榮之

文選二十六卷

二者戰于曾臆故臆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註曰臆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 濟曰遵依坳野趨向曠空憇息挹酌奉取也言去官還歸酌泉取花自樂也臆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曾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人鑒照以其不流而歸將止焉今我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聲五臣作善

曰義庖義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士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壞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千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羲唐堯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 初發石首城

五言 善曰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

是曰京師餘註與良同 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覬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至石頭城 故作此詩

###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

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墨色也 銑曰珪

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墨色也 銑曰珪

去也 雖抱中字交猶勞負錦詩

善曰周易曰

乃應乎天毛詩曰萇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

成錦文也。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有孚，孳如孚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文，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寸心若

**不亮微命**，察如絲。善曰：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

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齊曰：言我寸心若不

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日月垂光景成

**貸遂兼茲**。善曰：日月喻太祖也。葛龔薦黃鳳文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翰曰：日月喻天子言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

內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五臣思楚持切。史曰：出宿于濟莊，子曰：搏扶搖而上。楚辭曰：溢颺風而上征。良曰：薄至也。晨裝，旦飾行裝也。搏

特也。曾颺，高風也。謂張帆特高風而行。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

**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善曰：再謂前之永嘉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迢迢，善作萬里

豈復有還時。謂之臨川郡也。迢迢，善作萬里。帆，茫茫終何之。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茫茫乎何之。忽乎何適。向曰：迢迢遠也。茫茫，廣大貌。言

江水廣大，不知所之。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

期。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子羅山故稱博羅。今羅

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陽之南。爾雅曰：霍山為

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濟曰：羅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山游湘歷九嶷

五臣作疑 善曰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上三

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翰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嶷山

名湘江也言越江 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曰善

海游歷於此也 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

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曰暮遇之

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 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旦暮言近也悽悲也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栢不為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

能欺辱於已

謝靈運

道路憶山中

五言 向曰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 濟曰採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 楚人心

昔絕越客腸今斷

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 翰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為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 斷絕雖殊念俱

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

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善曰廣雅曰款扣也 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 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靈運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 追尋栖息時偃臥任縱誕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善曰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

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

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

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

誰人纂繼也不怨秋夕長恒善作苦夏日短濯流激

浮湍息陰倚密竿上聲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占寒切今協韻為古旦切

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夏時可游故苦其日短濯流謂水激洗於湍瀨也謂倚密竹以

就陰懷故五臣作巨善曰言春暝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巨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濟曰言懷故山不可

得為新歡常含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善曰其悲忘至春暖

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翰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

曲名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善曰危柱謂琴也孫氏篋篋賦

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等笛間促而聲高也良曰訴告也危柱促

管使其聲急而哀以敘其心

入彭蠡湖口作五言銑曰彭蠡太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

屢崩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

文選下卷 五十一

島廻曲會合水激乘月聽哀狝以浥於露馥芳

善曰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

孫聽哀狝之響濕露而行為翫芳叢之馥狝雖

也說文曰浥濕也濟曰狝狝春晚綠野秀巖

類其聲哀也馥香也芳蓀草名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

鏡牽葉入松門善曰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

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

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翰曰秀色

屯聚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三江事

門潤名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多往九派理空存

善曰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

潯陽良曰我所經三江九派靈

善作物去臣

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

作珍怪異人祕精魂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吝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

異人乎精蒐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

皆祕其精蒐不可見也金膏滅明光水碧綴五臣流温善

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

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潤

也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徒作

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温潤而不見

千里曲絃絕念彌敦善曰言奏曲冀以消憂絃

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

絃濟曰千里曲謂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也絃絕謂曲終也言

曲終而別念彌厚

入華子崗五臣是麻源第三谷五言善

作岡

謝靈運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角里先王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翰曰華子期角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故稱焉麻

源山名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

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

榮 良曰謂南中 銅陵映碧澗

善作

石磴瀉紅

泉

善曰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註云

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 銑曰銅陵碧澗山澗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

色紅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

善曰栢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遁

無不利 向曰隱淪肥遁皆幽居者枉曲 險徑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久住故云棲也

無測度天路非術阡

善曰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

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濟曰術阡道也言山徑高險不可測

度故云天路非術 阡謂不知道路 遂登郡峯首邈若升雲煙羽

人絕髮髯丹丘徒空筌

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遊仙詩曰

遊將升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翰曰登升

筌迹也升衆山之高邈而入雲煙也羽人 圖牒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有蹤迹而已

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

五臣作代

後安知千

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

安國論語註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

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  
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  
恒充俄頃用豈為古  
今然善曰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  
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  
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註  
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  
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  
原矣銑曰恒充少時為  
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